

◆流年碎影

三湾河

陈向东

在桐城，三湾河悄悄地在我老家的村庄画了个U字，似一个黛色的绸缎，轻柔地环抱抚摸着我的村庄，河水清粼粼地在那蜿蜒流转，清粼粼地在那唱歌。

我的二舅善捕鱼，节假日我爱去他家跟表姐妹们耍，快吃饭时分，二舅默默地拿起撒网，去湖塘田沟边捞上几网，不一会儿一大盆活蹦活跳的鳊条、鲢溜、鳊鳊，随着袅袅炊烟成了我们的盘中餐。餐桌上也多起了孩子们的嬉闹声。一向喜欢神神道道的二舅娘笑咪咪的，高兴起来还喝上点桐城米酒，喝开心了，一个人扯起嗓子高唱：

十八岁大姐靠门框，
手带戒指金晃晃。
走路的大哥莫笑我
十只戒指十个郎。

我呢，善捉黄鳝，全是秤杆粗，尺把长以上，黄艳艳、金灿灿的黄鳝。我只有七八岁，但会看黄鳝泥洞和埂洞，识黄鳝行走路线和黄鳝呼吸时吐出的白沫。后来，只要到田间转转，就能知道哪个田里有黄鳝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有“根据地”，一片中间有一高丘突起的水田。高丘上还有不少先人们的坟墓，星罗棋布的。别的孩子心生恐惧，不敢靠近。那块水田里黄鳝真是摸之不尽，捉之不竭，往往同一个洞，头一天摸走了黄鳝，过两天洞里又有黄鳝。

故园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，炎炎烈日，我给两个光屁股的弟弟表演过捉黄鳝的神技，又给他们饥饿的童年带去了许多快乐和期盼。每次归来时两个尺把长的铁钩上，挂满鳝鱼，两个弟弟雄赳赳的。很快，母亲宰杀后放在锅里用菜油炸炸，也没放姜葱之类佐料。二十分钟后，一大锅黄鳝汤出锅了。三个少年风扫残云，饿虎扑食。那味蕾上的鲜美，一辈子忘不掉。

黄鳝捉多了，也就索然寡味。一天，我发现比我大四岁的叔伯金寿和堂哥黄毛在钓鳖，两个人神秘秘、鬼鬼祟祟的，昼伏夜出，早晨回来收获颇丰，脚盆那么大的鳖，每次总有好几菜篮，有几十只之多。金寿每天中午还将鳖拿到青草老街上换钱。我也按捺不住了，买猪肝、钢针、尼龙线，学金寿、黄毛他们放钩、收钩，可每次总是钩在、线在，猪肝没了。循环往复几十次之多，一个鳖毛也没钓住。我的同学素琴姑姑总是笑话我。一两年中，我光买猪肝就花了10多块钱，那是相当于卖了200多个鸡蛋的钱。我想放到冬夜里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时疲惫困顿的面容，想到好几年开学时，我5块钱学费都交不起，发新书时别人都欢天喜地，同桌学习委员金菊看我那怪怪的眼神，心如刀剐，碎了。

去问金寿、黄毛，他们总是怪怪的，答非所问。让他们带我去钓鳖，他们更是不愿意。我还是心有不甘，曾尾随跟踪过他们，湖还是那片湖，水还是那片水，但我一个鳖也没钓到。

去年冬至，晚间读报，一作者戏说儿时钓鳖趣事，我才发现，我的钓线系错了位置，金寿他们线系在鳖钩中间，而我是仅仅系在一头，鳖吞食时一拖就走，无法卡住，另外我的钓线偏短，不像他们全可抛到池塘中间。一个困扰心头四十年的困惑在不经意间就这样化解了。我哑然失笑。窗外寒星点点，灯火稀寥。我突然有点想念已远在天国多年的二舅了，想念他一辈子笑咪咪、说话低声细语的模样，想起他一辈子的辛劳。我还想到素琴姑，她壮硕，肤白，晒不黑，两条长腿走在田埂上，好看。我跟她

一起薅草，割稻，她甩我几丈远。姑姑后来嫁给邻村的鲁漆匠。漆匠高中毕业后曾在安庆复读两年，全身皮肤被蚊虫叮咬得像树皮一样，未能如愿。回乡后把我姑姑“骗”到手，姑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上了985大学，一个上了211大学，985的还硕博连读。漆匠终于圆梦。村人们都说，姑姑旺夫！鲁漆匠有志气！

远山含黛，如烟如雾，月儿又爬起来了，三湾河波光粼粼，绕村流。金寿，黄毛，金菊，素琴，鲁漆匠，你们都过得好吗？



◆艺坛点滴

《黄镇和他的长征速写》创作手记

郑贤红

去年八月我决定创作版画《黄镇和他的长征速写》，既是讴歌红军长征壮举，也是向这位从安庆走出去的将军致敬。

黄镇（1909~1989），杰出的外交家，著名的“将军大使”、画家，出生于桐城（现枞阳）。1927年毕业于新华艺术大学。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，历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、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。

长征途中，黄镇在缺墨少纸的艰难条件下，依然画出了数百张长征速写。



黄镇和他的长征速写 作者供图

行军、征战途中，画稿大多遗失，仅24幅留存后世，这是红军长征中唯一留下的形象史料，十分珍贵。我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费尽周折，从美国某大学图书馆拍摄到高清的电子版图像。两年前，当我第一次看到仅存于世的这些红军长征速写时，就被深深震撼，下决心要把内心的感受，用版画的形式传递给更多的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我创作出一套红军长征速写的版画，并选出几幅捐献给黄镇纪念馆。

在创作这套速写版画的过程中，我被黄镇当年的速写感染，有了进一步创作《黄镇和他的长征速写》的想法，紧接着，仔细观看了所有关于红军长征的电视剧，多次观看、研究黄镇纪念馆的详实史料，结合黄镇当年的形象图片，以黄镇全身肖像为主体，以24幅长征速写为背景素材，对这些珍贵的速写进行“再创作”。在反复起稿的过程中，我努力保证这些速写的原汁原味，并为烘托人物形象，大胆取舍和调度，贴近画面的动感与走势，适当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，选取、运用速写的元素，以展现黄镇将军当年的风采和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。黑白版画的刀法与速写的线条、块面结合运用，让我在创作时畅快淋漓。我充分感觉到，当创作方向与创作方法高度统一的时候，画面整体效果就会显现，速写的很多精彩细节才能熠熠生辉。

版画《黄镇和他的长征速写》（90x60cm）整个创作过程历时10个月，前一段时间经历了感动与艰难摸索，后期是在激动与畅快的创作中度过的。今年5月，作品被省书画院选送上海，参加7月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《百年肖像——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》的美术作品展。

◆安庆传说

朱元璋与“洗耳”石

曹金如

安枞公路上杨桥溪安段有座桥，名曰溪庵桥。桥下有条小溪。沿着这条小溪往山里走去，但见一个山嘴，山嘴下处，有块石碑赫然入目，碑上刻有“洗耳”两个大字。虽苔藓斑驳，然字迹仍清晰可辨。这方碑刻所记何事，得从朱元璋说起。

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。当年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时，朱元璋于九江口射杀了死对头。但是，此前，他曾是陈友谅手下败将。有一次，安庆失守，朱元璋败退到小龙山溪庵一带，作短暂休整。朱元璋就在我们今天所见的“洗耳”石碑的溪头，约见了军师刘伯温。他说：“本公（当时他号称吴国公）不用先生之计，致有今日之败，值此清溪，当洗耳恭听先生金玉之言。”刘伯温答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主公不必介意，当前部队伤亡较重，士气低落，不可再战。将士稍作休整后，须急退至‘十八步’。此地东西有花山、小龙山环抱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‘十八步’之北，有一渡口通枞阳小缸窑，经无为可直达合肥。我已派人抢

建浮桥，主公率三军连夜北去淮上，我与徐达将军领三千兵断后。陈友谅为人多疑，我以虚实应之，确保无虞。再说，淮河地区，民风彪悍，土地肥沃，就此招兵买马，广聚粮草，养精蓄锐，相时而动，则天下可定矣！”

且说陈友谅占领安庆之后，准备出城追击朱元璋。忽探马来报“朱元璋屯兵十八部在小龙山、花山一带。此地山险林密，似有伏兵”。“十八步”，原是一个小村落。步是步行的“步”，而探马得来的消息是刘伯温有意透露的，故意将“步”改为部队之“部”。陈友谅倒抽一口冷气，心想：这个老狐狸，暗藏十八支部队，诱我出城，我险些中计。于是下令：紧守城门，不许出战。三天后，陈友谅率队出城，十八步早已人去营空。朱元璋本部有万余人，当夜却退走大半，陈友谅得知后悔不已。

朱元璋从此对刘伯温言听计从，几次挫败陈友谅，最终将陈友谅消灭，终于圆了他的帝王梦。（故事情节由金诚睿提供）